

是完全不同的，产业（资本）聚集区不仅获得劳动报酬，同时也获得资本报酬，而无产业（资本）聚集的区域由于没有产业份额，只获得劳动报酬。

假设这两个区域的劳动力禀赋相同，且劳动力可以在区内自由转移而在区际不能转移，那么劳动力可以在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中自由选择就业，哪一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高就选择该部门就业，这意味着均衡时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相等的，且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当某一区域的制造业数量较小或原有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时，这些原来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转向农业部门就业，而产业转入区域内部原来从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向制造业部门。这样，两个原来没有明显的专业化分工的区域逐渐向制造业专业化和农业专业化方向发展。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常假设制造业转移出去的区域的产业（资本）份额较少或没有，因而近似地把在经济系统中产业大量迁出的区域的资本收益份额看成是零或很小。这样，产业聚集区的名义收入是由资本收益和劳动力报酬组成，产业聚集区的分得的资本收益就是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本收益；而产业大量迁出区域的名义收入只由劳动力报酬部分所组成，没有资本收益部分。可以看出，产业聚集区的名义国民收入多于无产业聚集区的名义国民收入，产业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名义国民收入地区分配上的绝对差距。

（二）价格指数的差异

前面讨论的是产业分布的不同而导致的两个区域名义国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问题，下面讨论两个对称区域的产业分布为非对称时的区域价格指数的变化情况。

经济系统中有四个利益群体：北部和南部的资本所有者，北部和南部的劳动力所有者。每个工人具有一单位的劳动力，每个资本所有者拥有一单位资本。每个劳动力的名义收入水平为劳动力的名义工资水平，因为均衡时劳动力名义工资水平相等，也就是说不管劳动力位于何处，均衡时劳动力的名义工资水平都相等。我们假设每个资本所有者拥有一单位资本，且每种产品的生产都以一单位资本为固定成本，因此资本所有者数量与企业数量相等。因为均衡时经济系统中所有资本的收益率相等，故均衡时每个企业获得的收益率为均衡收益率，它既是资本利润率又是资本所有者的名义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不管资本所有者位于何处，他所获得的名义资本收益是相等的。可以看出，不管劳动力位于何处，均衡时两个区域劳动力的名义收入水平相等；不管资本所有者位于何处，均衡时两个区域资本所有者的名义收入水平相等。收入水平常常用实际收入水平来衡量，而实际收入水平就用名义收入水平与商品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这意味着，四个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商品价格指数，也就是常说的 CPI。

假定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偏好大体上都相同，都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如果区内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区内消费者的多样化偏